



古典医学名著概要（七）

闫新 编著

目 录

灵枢三	1
黄帝八十一难经	23
带下	51
血崩	55
妊娠	60
小产	68
难产	71
正产	76
产后	80
产后总论	88
产后诸证治法	88
产后编	100
补编	113

灵枢三

口眼歪斜辨

或曰：半身不遂，既然无风，如何口眼歪斜？余曰：古人立歪斜之名，总是临症不细心审查之故。口眼歪斜，并非歪斜，因受病之半脸无气，无气则半脸缩小，一眼无气力，不能圆睁，小眼角下抽；口半边无气力，不能开，嘴角上抽，上下相凑，乍看似歪斜，其实并非左右之歪斜，尝治此症，凡病左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右；病右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左。此理令人不解，又无书籍可考。何者人左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右行；右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左行，有左右交互之义？余亦不敢为定论，以待高明细心审查再补。又曰，口眼歪斜，尽属半脸无气乎？余曰：前论指兼半身不遂而言，若壮盛人，无半身不遂，忽然口眼歪邪，乃受风邪阻滞经络之症。经络为风邪阻滞，气必不上达，气不上达头面，亦能病口眼歪斜。用通经络散风之剂，一药而愈，又非治半身不遂方之所能也。

辨口角流涎非痰饮

或曰：口角所流，非痰饮乎？余曰：尝治此症，见所流尽是清水，并非稠痰，明明气虚不固津液，不明此理。试看小儿气不足时，流涎者十有八九；高年人气衰时，流涎者十有三二。再以他症互相参考，流涎者属气虚无疑。

辨大便干燥非风火

或曰：患半身不遂，兼大便干燥，古人名曰风燥，言其病有风有火，有是理乎？余曰：若是风火，用散风

情火、润燥攻下药，大便一行。风散火清，自当不燥。尝见治此症者，误用下药，下后干燥更甚。总不思平素出大恭时，并非大恭顺谷道自流，乃用气力催大恭下行。既得半身不遂之后，无气力使手足动，无气力使舌言，如何有气力到下部催大恭下行？以此推之，非风火也，乃无气力催大恭下行，大恭在大肠，日久不行，自干燥也。

辨小便频数遗尿不禁

或曰：小便频数、遗尿、不禁，有火有应，有分别乎？余曰：有溺尿时玉茎内疼痛，尿一点一滴而出，兼之色红，乃是火症；若高年人，或虚弱人，尿长而痛，其色清白，乃属气虚。溺孔开张，尿流而不知，名曰遗尿；不禁者，尿欲出而入禁止不溺，尿仍自出，此专指小便自病而言。若半身不遂，兼小便频数、遗尿、不禁，绝无玉茎疼痛之苦，此是气虚不固提也。

辨语言蹇涩非痰人

或曰：说话不真，古名语言蹇涩，前人论舌之本有痰有火，此理想来不错？余曰：非痰火也，舌中原有两管，内通脑气，即气管也，以容气之往来，使舌动转能言，今半身无气，已不能动，舌亦半边无气，亦不能全动，故说话不真。试看小儿气不足不能行走时，高年人气衰时，说话俱不真，是其证也。

辨口噤咬牙

或曰：既无风火，如何口噤咬牙？余曰：口噤自是口噤，咬牙自是咬牙，古人以口噤、咬牙混成一症，何临症粗心之甚！口噤是虚，咬牙是实。口噤是牙紧不开，咬牙是叩齿有声，在伤寡、瘟疫、杂症，妇科，有虚症口噤者，有实症咬牙者。

独半身不遂，有口噤，绝无咬牙。亦有口噤太甚，下牙里收，其声如锉，似咬牙，实非咬牙，亦虚症也，如无半身不遂，又无他症相兼，忽然口噤不开，乃风邪阻滞经络，气不上达之所致，用疏通经络之剂即愈。

记未病以前之形状

或曰：元气既亏之后，未得半身不遂以前，有虚症可查乎？余生平治之最多，知之最悉。每治此症，愈后问及未病以前之形状，有云偶尔一阵头晕者，有头无故一阵发沉者，有耳内无故一阵风响者，有耳内无故一阵蝉鸣者，有下限皮长跳动者，有一支眼渐渐小者，有无故一阵眼睛发直者，有限前长见旋风者，有长向鼻中攒冷气者，有上嘴唇一阵跳动者，有上下嘴唇相凑发紧者，有睡卧口流涎沫者，有平素聪明忽然无记性者，有忽然说话少头无尾、语无伦次者，有无故一阵气喘者，有一手长战者，有两手长战者，有手无名指每日有一时屈而不伸者，有手大指无故自动者，有胳膊无故发麻者，有腿无故发麻者，有肌肉无故跳动者，有手指甲缝一阵阵出冷气者，有脚指甲缝一阵阵出冷气者，有两腿膝缝出冷气者，有脚孤拐骨一阵发软、向外棱倒者，有腿无故抽筋者，有脚指无故抽筋者，有行走两腿如拌蒜者，有心口一阵气堵者，有心口一阵发空气不接者，有心口一阵发忙者，有头项无故一阵发直者，有睡卧自觉身子沉者，皆是元气渐亏之症。因不痛不痒，无寒无热，无碍饮食起居，人最易于疏忽。

论小儿半身不遂

或曰：小儿亦有半身不遂者？余曰：小儿自周岁至童年皆有。突然患此症者少，多半由伤寒、瘟疫、痘疹、吐泄等症，病后元气渐亏，面色青白，渐渐手足不动，

甚至于手足筋挛，周身如泥塑，皆是气不达于四肢。古人以风治，是于此症阅历无多。

瘫痪论

或曰：元气归并左右，病半身不遂，有归并上下之症乎？余曰：元气亏五成，下剩五成，周流一身，必见气亏诸态，若忽然归并于上半身。不能行于下，则病两腿瘫痪。奈古人论痿症之源，因足阳明胃经湿热，上蒸于肺，肺热叶焦，皮毛焦悴，发为痿症，概用清凉攻下之方。余论以清凉攻下之药，治湿热腿疼痹症则可，治痿症则不相宜。岂知痹症疼痛，日久能令腿瘫，瘫后仍然腿疼；痿症是忽然两腿不动，始终无疼痛之苦。倘标本不清，虚实混淆，岂不遗祸后人！

补阳还五汤

此方治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蹇涩，口角流涎，大便于燥，小便频数，遗尿不禁。黄耆四两生归尾二钱赤芍一钱半地龙一钱去土川芎一钱桃仁一钱红花一钱水煎服。初得半身不遂，依本方加防风一钱，服四、五剂后去之，如患者先有入耳之言，畏惧黄耆，只得迁就人情，用一、二两，以后渐加至四两，至微效时，日服两剂，岂不是八两？两剂服五、六日，每日仍服一剂。如已病三、两个月，前医遵古方用寒凉药过多，加附子四、五钱。如用散风药过多，加党参四、五钱，若未服，则不必加。此法虽良善之方，然病久气太亏，肩膀脱落二、三指缝、胳膊曲而搬不直、脚孤拐骨向外倒，哑不能言一字，皆不能愈之症。虽不能愈，常服可保病不加重。若服此方愈后，药不可断，或隔三、五日吃一付，或七、八日吃一付，不吃恐将来得气厥之症，方内黄耆，不论何处所产，药力总是一样，皆可用。

【方歌】

补阳还五赤芍芍，归尾通经佐地龙，四两黄耆为主药，血中瘀滞用桃红。

瘟毒吐泻转筋说

上吐下泻转筋一症，古人立名曰霍乱，宋朝太医院立方，名曰局方，立藿香正气散以治之。以邪气伤正气之病，反用攻伐正气之药，岂不愧大医之名！至我朝道光元年，岁次辛巳，瘟毒流行，病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彼时业医者，有用参朮姜附见效者，便言阴寒；有用芩连栀柏见效者，则云毒火。余曰：非也，不分男女老少，众人同病，乃瘟毒也。或曰：既是瘟毒，姜附熬，芩连凉，皆有见效者，何也？余曰：芩连效在初病人壮毒胜时，姜附效在毒败人弱气衰时。又曰，有芩连姜附服之不效，而反有害者，何也？

余曰：试看针刺而愈者，所流尽是黑紫血，岂不是瘟毒烧炼？瘟毒自口鼻入气管，自气管达于血管，将气血凝结，壅塞津门，水不得出，故上吐下泻。初得，用针刺其胳膊肘里弯处血管，流紫黑血，毒随血出而愈。或曰：所刺是何穴？诸明白指示。余曰：余虽善针，不必论，是穴名曰尺泽。人气管周身贯通，血管周身亦贯通，尺泽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泽上下，刺之亦可愈。总之，用针所刺而愈，皆风火气有余之症；不足之症，愈针愈坏，此针灸家隐讳不肯言也。仓卒之时，用针刺，取其捷便也。一面针刺，一面以解毒活血汤治之，活其血，解其毒，未有不一药而愈者。但此症得之最速，伤元气最快，一半日可伤生。若吐泻一、两时后，或半日后，一见腿抽，便是腿上气少；

一见胳膊抽，便是胳膊上

气少。如见眼胞塌陷、汗出如水、肢冷如冰，谩言凉药有害，即余所立解毒活血汤，亦有过无功。此时无论舌干口燥，大渴饮冷，一时饮水数碗，放心用姜附回阳汤，一付可夺命。此法非浅医所能知也。

解毒活血汤

连翘二钱葛根二钱柴胡三钱当归二钱生地五钱赤芍三钱桃仁八钱研红花五钱枳壳一钱甘草二钱

水煎服。

【方歌】

解毒活血连翘桃，红花归壳葛赤芍，柴胡甘草同生地，吐泻良方用水熬。

此方谓初得吐泻而言，若见汗多、肢冷、眼塌，不可用。

急救回阳汤

若吐泻一见转筋、身凉、汗多，非此方不可，莫畏病人大渴饮冷不敢用。

党参八钱附子八钱大片干姜四钱白朮四钱甘草三钱桃仁二钱研红花二钱

【方歌】

急救回阳参附姜，温中朮草桃红方，见真胆雄能夺命，虽有桃红气无伤。

解毒活血汤与急救回阳汤，两方界限分清，未有不应手而愈者。慎之！慎之！

论抽风不是风

夫抽风一症，今人治之不效者，非个人错治，乃古方误人。古人不止论病立方误人，立病名曰抽风，风之一字，尤其误人。又因此症多半由伤寒、瘟病，或

痘疹、吐泄等症，病久而抽，则名曰慢惊风。慢惊风三字，相连立名，更为可笑，不但文义不通，亦未细察病源。若真是风，风之中人，必由皮肤入经络，亦必有由表入里之症可查。既查无外感之表症，古人何得著书立方，总言是风？其所以言风者，因见其病发作之时，项背反张，两目天吊，口噤不开，口流涎沫，咽喉痰声，昏沉不省人事，以为中风无疑。殊不知项背反张，四肢抽搐，手足握固，乃气虚不固肢体也；两目天吊，口噤不开，乃气虚不上升也；口流涎沫，乃气应不固津液也；咽喉往来痰声，非痰也，乃气虚不归原也，如不明此理，试看高年人，久病寿终时，或项强身重，或露睛天吊，或牙紧流涎，或痰声拽锯，或冷汗淋漓，一派气脱之症，明明显露。以抽风之两目吊、口味流涎，痰声拽锯，互相参看，则抽风之症，气虚无疑。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以一气虚血瘀之症，反用散风清火之方，安得不错？服散风药，无风服之则散气；服清火药，无火服之则血凝。再服攻伐克消之方，气散血亡，岂能望主！溯本穷源，非死于医，乃死于著书者之手。每见业小儿科阅历多者，绝不误人，因抽风古方不效，见抽风则弃而不治。亦有高手，看小儿现在之症，知将来必抽风，虽无方调治，亦必告知病家：此病恐将来抽风。何以知其将来必抽风？凡将欲抽风之前，必先见抽风之症，如见顶门下陷、昏睡露睛、口中摇舌、不能啼哭、哭无眼泪、鼻孔煽动、咽喉痰声、头低不抬、口噤无声、四肢冰冷、口吐白沫、胸高如碗、喘急气促、面色青白、汗出如水、不能裹乳、大便绿色、腹内空鸣、下泄上嗽、肌肉跳动，俱是抽风之兆，前二十症不必全见，但见一、二症，则知将来必抽。其中有可治者，有

不可治者，并所用之方，皆开列于后。若露睛天吊、不食不哭、痰鸣气喘，病虽沉重，乃可抬之症；若天庭灰色、肾子上缩、或脉微细、或脉全无，外形虽轻，乃不治之症。

可保立苏汤

此方治小儿因伤寒、瘟疫，或痘疹、吐泻等症，病人气虚，口肢抽搐、项背后反、两目天吊、口流涎沫、昏沉不省人事，皆效。

黄耆二两五钱生党参三钱白朮二钱甘草二钱当归二钱白芍二钱枣仁三钱炒山萸一钱枸杞子二钱故纸一钱核桃一个连皮打碎

水煎服。

此方分两，指四岁小儿而言。若两岁，分两可以减半。若一岁，分两可用三分之一，若两、三个月，分两可用四分之一。又不必拘于付数，余治此症，一日之间，常有用两、三付者，服至不抽，必告知病家，不可因不抽，遂不服药，必多服数付，气足方妥。

【方歌】

可保立苏故纸枣，朮归芍药参耆草，山萸枸杞水煎服，一个核桃带壳捣。

论痘非胎毒

夫小儿痘疹，自汉至今，著书立方者，不可胜数，大抵不过分顺险逆，辨别轻重死生，并无一人说明痘之本源。所以后人有遵保元汤，用黄耆、人参者；有遵归宗汤，用大黄、石膏者；有遵解毒汤，用犀角、黄连者。痘本一体，用药竟不相同，遇顺险之痘，查小儿壮弱，分别补泄清凉，用之皆可望生，惟一见逆症，遂无方调

治，即云天数当然，此不知痘之本源故也。或曰：古人若不知痘之本源，如何见逆痘便知几天死？余曰：此非古人知痘之本源也，因看痘多，知某日见苗，某日何形，某日何色，某日何症，治之不效，至某日必死。古人知逆痘几天死者，盖由此也。如知痘之本源，岂无方调治？或曰：如君所言，痘之逆症有救乎？余曰：痘之险症随手而愈，不足论。至于逆症，皆有本源，辨明本源，岂不可救？如余所治，闷症不出，周身攒簇，细密如蚕壳，平板如蛇皮，不热即出，见点紫黑，周身细密无缝，紫白灰色相间，蒙头锁口，锁项托腮，皮肉不肿，通身水泡，不起胀行浆，不化脓结痂，见点后抽风不止，九窍流血鲜红，咳嗽声哑，饮水即呛。六、七天作痒破无血，七、八口泄肚，胃口不开，至危之时，头不能抬，足歪不正，两目天吊，项背后反等逆症，初见之时，辨明虚实，皆可望生。明此理者，知余补前人之未及，救今人之疑难，不明此理者，妄加评论，以余言为狂妄，而不知非狂也，知痘之本源也。不似诸家议论，出痘总是胎毒。诸书又曰：自汉以前无出痘者，既云胎毒，汉以前人独非父母所生？此论最为可笑。若依古人之论，有谓胎毒藏于脏腑，而何以未出痘以前，脏腑安然无病？有谓胎毒藏于肌肉，而何以未出痘以前，皮肤更不生疮？又有谓胎毒藏于骨髓，或因惊恐跌仆。或因伤食感冒，触动其毒，发为天花。信如斯言，因惊恐跌仆，伤食感冒，触动而发，则是自不小心。伏思出花正盛时，非止一人出花，少则一方，多则数省，莫非数省之人，同时皆不小心？此论更为无理，再见世上种痘之医，所种之痘，无论多少，无一不顺。若是胎毒，毒必有轻重，毒重者痘必险，何以能无一不顺？由此思之，如何胎毒二

字，牢不可破，殊不知非胎毒，乃胞胎内血中之浊气也。儿在母腹，始因一点真精凝结成胎，以后生长脏腑肢体，全赖母血而成，胞胎内血中浊气，降生后仍藏荣血之中，遇天行触浊气之瘟疫，由口鼻而入气管，由气管而达于血管，将血中浊气逐之自皮肤而出，色红似花，故名天花；形圆如豆，故名曰痘。总之，受瘟疫轻，瘟毒随花而出，出花必顺；受瘟疫重，瘟毒在内逗遛，不能随花而出，出花必险；受瘟疫至重，瘟毒在内烧炼其血，血受烧炼，其血必凝，血凝色必紫，血死色必黑，痘之紫黑，是其证也，死血阻塞道路，瘟疫之毒，外不得由皮肤而出，必内攻脏腑，脏腑受毒火煎熬，随变生各脏逆症。正对痘科书中所言某经过痘，不知非某经逆痘也，乃某经所受之瘟毒也。痘之顺逆，在受瘟疫之轻重。治痘之紧要，全在除瘟毒之方法，瘟毒不除，花虽少而必死；瘟毒若除，花虽多不致伤生。痘科书中，但论治胎毒，而不知治瘟毒，纵知治瘟毒，而不知瘟毒巢穴在血，若辨明瘟毒轻重，血之通滞，气之虚实，立教逆痘于反掌之间，此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耳。

论痘浆不是血化

痘出时是红色，五、六天后忽变清浆，次变白浆，次变混浆，次变黄脓，终而结痂。古人谓痘浆总是血化。若是血化，红血必能变白色，今请以血一盞试之，或以矾清，或以火熬，能使之变清水、白浆。混浆、黄脓乎？痘本血管内血中浊气，遇天行逐浊气之瘟疫，自口鼻而入于气管，达于血管，将血管中浊气与血，并气管中津液，逐之自毛孔而出，所以形圆色红，五、六天后，痘中之血，仍退还血管，痘内止存浊气津液，津液清，名曰清浆。清浆为瘟毒烧炼，稠而色白，故名白浆。

白浆再炼，更稠而混，故名混浆，混浆再炼，稠如疮脓，故名黄脓。将黄脓炼干而结痂。痘不行浆，皆因血不退还血管。血不退还血管，皆因血管内有瘟毒烧炼。血凝阻塞血之道路，若通血管之瘀滞，何患浆之不行？

论出痘饮水即呛

出痘有四五天、七八天饮水即呛者，古人论毒火壅于咽喉，列于不治之症。总是不明咽喉、左右气门之体质，舌后为喉，即肺管。喉后为咽，即胃管。咽前喉后，两边凹处有气管两根，名左气门、右气门。舌根有一白片、其厚如钱，名曰会厌，正盖肺管左右气门上口。人咽饮食，必以舌尖抵上颚，使会厌将肺管与左右气门盖严，饮食方可过肺管、左右气门，入后之胃管。试看人吃饭，饮食将入喉至喉，未入咽时，或忽然冷笑，气暴上冲，会厌一开，或一粒米、一滴水，入左右气门，立刻由鼻呛出，是其证也。今瘟毒烧炼会厌，血凝不能盖严气门，故饮水渗人即呛。食不呛者，因微微小缝，能渗水而食不能入，故不呛。化开会厌中瘀血，其呛立止。

论七、八天痘疮作痒

痘疮作痒者，当先分明皮肤。皮是皮，肤是肤，皮肤不分，如何能明痘疮作痒之本源？如人汤烫人烧，随起一泡，其薄如纸，即是肤；肤里肉外厚者是皮。痘至六、七天，瘟毒、浊气、津液尽归于皮之外，肤之内。痘窠之中，正气虚，不能达痘中行浆、化脓、结痂，以致瘟毒外不得出肤，内不得入皮，毒在皮外肤里，故作痒。医家遵《素问》诸疮痛痒皆属于火之句，随用清凉之品，克伐生气，不但作痒不止，胃气转伤；有专用补气者，气愈补而血愈瘀，血瘀，气更不能外达于皮肤。此时用补气破血之剂，通开血道，气直达于皮肤，未有

不一药而痒即止者。

通经逐瘀汤

此方无论痘形攒簇、蒙头覆釜，周身细碎成片，或夹疹夹斑，浮衣水泡，其色或紫、或暗、或黑；其症或干呕、烦躁、昼夜不眠，逆形逆症，皆是瘀血凝滞于血管，并宜用此方治之。其方中药性，不大寒大热，不大攻大下，真是良方也。

桃仁八钱研红花四钱赤芍三钱山甲四钱炒皂刺六钱连翘三钱去心地龙三钱去心柴胡一钱麝香三钱绢包水煎服。

大厦干燥，加大黄二钱，便利去之。五、六日后，见清浆、白浆，将麝香去之，加黄耆五钱，将山甲、皂刺减半。至七、八日后，桃仁、红花亦减半，黄耆可用八钱。此方指四、五岁而言。苦一、二岁，分两可减半；若八、九岁，分两可加一半。

【方歌】

通经甲皂麝香龙，逐瘀赤芍桃与红，连翘柴胡毒可解，便干微用大黄攻。

会厌逐瘀汤

此方治痘五、六天后，饮水即呛。

桃仁五钱炒红花五钱甘草二钱桔梗三钱生地四钱当归二钱玄参一钱柴胡一钱枳壳二钱赤芍二钱。

水煎服

此方指五、六天后呛水而言。若痘后抽风兼饮水即呛者，乃气虚不能使会厌盖严气管，照抽风方治之。

【方歌】

会厌逐瘀是病源，桃红甘桔地归玄，柴胡枳壳赤芍药，水呛血凝立可痊。

止泻调中汤

治痘六、七日后，泄泻不止，或十余日后泄泻，皆治之。

黄耆八钱党参三钱甘草二钱白朮二钱

当归二钱白芍二钱川芎一钱红花三钱附子一钱制良姜五分官桂五分去粗皮

水煎服。

此方指痘六、七天后泄泻而言。痘后抽风兼泄泻者，亦效。不是初出痘泄泻之方。

【方歌】

止泻调中参草耆，朮归芍药芎红随，附子良姜桂少用，气虚泄泻总相宜。

保元化滞汤

治痘五、六日后，痢疾或白、或红、或红白相杂，皆治。

黄耆一两煎汤冲滑石一两末晚服加白沙糖五钱更妙。

此方乃余之心法，不独治小儿痘症、痢疾，大人初痢、久痢，皆有奇效。然在人初痢，滑石用一两五钱，白糖一两，不必用黄耆；久痢加黄耆，滑石仍用一两五钱。

【方歌】

保元化滞补攻方，一两黄耆煎作汤，为末滑石须一两，冲服痢止气无伤。

助阳止痒汤

治痘六、七日后，作痒不止，抓破无血。兼治失音声哑。

黄耆一两桃仁二钱研红花二钱皂刺一钱赤芍一钱山

甲一钱炒

此方治痘后六、七日，作痒甚者，抓破无血。不是治初出痘一、二日作痒之方。

【方歌】

助阳止痒耆桃红，皂刺赤芍山甲同，声哑失音同一治，表虚因里气不行。

足卫和荣汤

治痘后抽风，两眼天吊，项背反张，口噤不开，口流涎沫，昏沉不醒人事，周身溃烂，脓水直流，皆治之。

黄耆一两甘草二钱白朮二钱党参三钱白芍二钱当归一钱枣仁二钱桃仁一钱五分研红花一钱五分

水煎服

此主专治痘后抽风，及周身溃烂，若因伤寒、瘟疫、杂症，疾久气虚抽风，抽风门另有专方。

【方歌】

足卫和荣耆草朮，参芍归枣桃红扶，抽风风字前人误，服此还阳命可苏。

少腹逐瘀汤说

此方治少腹积块疼痛，或有积块不疼痛，或疼痛而无积块，或少腹胀满，或经血见时，先腰酸少腹胀，或经血一月见三、五次，接连不断，断而又来，其色或紫、或黑、或块、或崩漏，兼少腹疼痛，或粉红兼白带，皆能治之，效不可尽述。

更出奇者，此方种子如神，每经初见之日吃起，一连吃五付，不过四月必成胎。必须男女年岁与月合成阳数方生子，如男女两人，一单岁，一双岁，必择双月方生子；如两单岁或两双岁，必择单月方生子。择月不可以初一为定准，以交节为定准。要知偶有经过二十日结

胎者，切记准日期，倘月份不对生女，莫谓余方不验。

余用此方，效不可以指屈。

道光癸未年，直隶布政司素纳公，年六十，因无子甚忧，商之于余。余曰：此易事耳，至六月，令其如君服此方，每月五付，至九月怀孕，至次年甲申六月二十二日生少君，今七岁矣。此方更言险而不险之妙。孕妇体壮气足，饮食不减，并无伤损，三个月前后，无故小产，常有连伤数胎者，医书颇多，仍然议论滋阴养血、健脾养胃、安胎保胎，效方甚少。不知子宫内，先有瘀血占其地，胎至三月再长，其内无容身之地，胎病靠挤，血不能入胎胞，从傍流而下，故先见血。血既不入胎胞，胎无血养，故小产。如曾经三月前后小产，或连伤三、五胎，今又怀胎，至两个月前后，将此方服三、五付，或七、八付，将子宫内瘀血化净，小儿身长有容身之地，断下致再小产。若已经小产，将此方服三、五付，以后成胎，可保无事，此方去疾、种子、安胎，尽善尽美，真良善方也。

少腹逐瘀汤

小茴香七粒炒干姜二分炒元胡一钱没药一钱炒当归三钱川芎一钱官桂一钱赤芍二钱蒲黄三钱生灵脂二钱炒水煎服。

【方歌】

少腹茴香与炒姜，元胡灵脂没芎当，蒲黄官桂赤芍药，种子安胎第一方。

怀胎说（兼记难产胎衣不下方）

古人论胎在子宫，分经轮养，一月肝经养，二月胆经养，三月心经养，四月三焦养，五月脾经养，六月胃经养，六月肺经养，八月大肠养，九月肾经养。若依其